景宋本禮記正義

十五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 鬣謂帚也帚恒埽地不絜清也膺親也擖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主人爲賓洒埽之事 氾埽者氾廣也若遠路大賓來主人宜廣埽之謂外內俱埽謂之埽 埽席前曰拚者若近路小賓來則止埽席前不得名埽則但曰拚也所以然者拚是除穢埽是滌蕩 拚席不以鬣者鬣謂埽地帚也若埽席上不得用埽地帚也 執箕膺擖者膺人之胷前擖箕之舌也箕是去物之具賤者執之不得持嚮尊者當持箕舌自嚮胷前

不貳問當正己之心以問吉凶於著龜不得於正凶則卜筮其權也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大卜問來卜筮者也義正事也志私意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問卜筮之法不貳問者凡卜筮之法當正己心志而來問於著龜則得吉兆不得貳心不正若貳心不正必凶則卜筮權時妄告　問卜筮曰義與志與者謂大卜問來卜筮者爲是道理正義與爲是私意志與　義則可問志則否者若卜筮者是公義則可爲卜筮若所問是私心志意則不爲之卜筮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踰等父兄黨也問年則已恭孫之心不全燕見不將命自不用賓主之正來則若子弟然遇於道見則面可以隱則隱不敢煩動也不請所之尊長所之或卑褻喪俟事不犆弔亦不敢故煩動也事朝夕哭時侍坐弗

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端慤所以爲敬也尊長或使彈琴瑟則爲之可寢則坐而將命命有所傳辭也坐者不敢臨之侍射則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侍投則擁矢不敢釋於地也投投壺也投壺坐勝則洗而以請洗爵請行觴不敢直飲之客亦如之客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不角角謂觥罰爵也於尊長與客如獻酬之爵不擢馬擢去也謂徹也已徹馬嫌勝故專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卑幼奉侍於尊長諸雜之儀　燕見不將命者謂卑幼私燕而見不使擯者將傳其命無賔主之禮　遇於道見則面者若於道路遇逢尊者尊者若見已已則面見若尊者不見已已則隱也　不請所之者雖面自見而不得問尊者何處往也　喪俟事不犆弔者謂弔於尊長喪

法也俟事謂侍主人朝夕哭時也不植弔謂不非時而獨
弔也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者卑侍尊者之法也侍坐於
尊尊者若不使已已則不得執琴瑟而鼓之若使已則得
執之也　不畫地者盧云不敢無故畫地也　手無容者
盧云不弄手也　不翣也者盧云翣扇也雖熱亦不敢搖
扇也此皆端慤所以爲敬　寢則坐而將命者寢卧也坐
跪也若尊者眠卧而侍者若傳辭當跪前不可以立恐臨
尊者　侍射則約矢者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楅在中
庭楅者兩頭爲龍頭中央共一身而倚箭於楅身上上耦
前取一次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插
三於要而手執一隻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
時并取四矢故云則約矢也　侍投則擁矢者投投壺也擁
抱也矢謂投壺箭也若栢若棘爲之投壺禮亦賓主各四矢
從委於身前坐一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釋置於地
但手并抱投之也故鄭云不敢釋於地庾云擁抱已所當
投矢也隱義云尊者委四矢於地一一取以投卑者不敢

委於地悉執之也　勝則洗而以請者若敵射及投壺竟司射命酌而勝者當應曰諾而勝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置豐豐上豐在西階上西楹之西而不勝者下堂揖讓升堂就西階上立北面就豐上取爵將飲之而跪之曰賜灌灌猶飲也而勝者立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跪而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　客亦如之者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而請如卑侍之法所以優賓也　不角者角謂行罰爵用角酌之也詩云酌彼兕觥是也今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　不擢馬者擢去也徹也投壺立籌爲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尚也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三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徹取一馬者足以爲三馬以成定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二馬亦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已勝也

執君之乘車則坐　執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　僕者右帶劒

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面前也幦覆苓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苓上也**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步行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爲君僕御之法　執君之乘車則坐者執執轡也謂君不在車而僕執轡守君車時也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示君不在車車不行也　僕者右帶劒者謂初御法也僕即御者也右帶劒者帶之於要右邊也帶劒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劒右帶者御人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劒則妨於君故右帶也　負良綏申之面者良善也善綏君綏也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面嚮前取君綏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綏之末於面前拖諸幦者拖猶擲也亦引也幦車覆蘭也綏申於面前而擲末於車前幦上也亦云引之可置車幦上也
以散綏升者謂初升時也散綏副綏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綏故執副綏而升也　執轡然後步者步猶行也既升

車執策分轡而後行車也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君出上則授良綏而升君也 注 辟覆苓也 正義曰苓車前蘭也亦名爲式故詩傳云幭覆式與此同知良綏君綏者以下去散綏既有二種明良綏君綏其散綏則本繫於車僕者擥之而登車也

請見不請退 去止不敢自由 朝廷曰退 近君爲進 燕遊曰歸 禮褻主於家也 師役曰罷 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卑者見尊及朝廷歸退之辭　請見不請退者謂卑者於尊所有請見之理既見去必由於尊者故不敢請退　朝廷曰退者謂於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稱曰退以近君爲進還私遠君故稱退論語子退朝又云冉子退朝並是對進爲言也　燕遊曰歸者若在燕及遊退還稱曰歸以燕遊禮褻主於歸家　師役曰罷者謂於師役之中欲散退之時稱曰罷勞 注 春秋傳曰師還曰疲　正義曰案莊八年夏魯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爲注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以此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

疏 正義曰此明侍坐法也志倦則欠體疲則伸爲君子久坐而自爲之也運笏者運動也謂君子搖動於笏澤劍首者澤謂光澤玩弄劍首則生光澤　還屨者還轉也謂君子自轉屨也尊者說屨於戶內是屨恒在側故得自還轉之也　問日之蚤莫者尊者忽問日之早晚　雖請退可也者雖假令也前言侍者不得請退今若見君子有欠伸以下諸事皆是坐久體倦欲起或欲卧息之意故侍者當此時假令請退則可也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

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量量其事意合成否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臣事君之法 事君者量而后入者凡臣之事君者欲請爲其事先商量事意堪合以否然後入而請之 不入而后量者不得先入請見君然后始商量成否 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者非直事君如此凡乞貸假借於人謂就人乞貸假借爲人從事謂求請事人如此之屬亦須先商量事意成否不可不先商量即當其事故云亦然 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者然猶如此事君若能如此下不忤上故上無怨上不責下故下遠罪然唯解上下不結乞假從事者略可知

不窺密 嫌伺人之私也密隱曲處也 不旁狎 妄相服習終或爭訟 不道舊故 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不戲色 暫變傾顏色爲非常則人不長失敬也

疏 正義曰此

一節明在於僚類當自矜持之事　不窺密者人當正視不得窺覘隱密之處故鄭云嫌伺人之私也　不旁狎者旁猶妄也不得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言因狎而致訟也　不道舊故者不道說故舊之罪過　不戲色者不戲弄其顏色

注 暫變至敬也　正義曰人當恒自矜持尊其瞻視若暫傾變顏色爲非常褻慢則人不復長久失他人所敬故云則人不長失敬也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 亡去也疾惡也 頌而無諂諫而無驕 頌謂將順其美也驕謂言行謀從恃知而慢也 怠則張而相之 怠惰也相助也 廢則埽而更之 廢政教壞亂無可因也 謂之社稷之役 役爲也

疏 正義曰此明臣事君之道　有諫而無訕者訕謂道說君之過惡及謗毀也君若有惡臣當諫之不得翻

人道說謗毀故論語云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有亡而無疾者亡猶去也疾謂憎惡也君若有過三諫不從乃出境而去不得强留而憎惡君也　頌而無讇者頌美盛德之形容也讇謂横求見容若君有盛德臣當美而頌之也君苟無德則臣而救之不得虛妄以惡爲美横求見容故孝經云將順其美臣救其惡　諫而無驕者君若從己諫則己不得藉已言行謀用恃知而生驕慢　怠則張而相之者怠惰也相助也若君政怠惰則臣當爲張起而助成之也隱義云君怠惰當張設法而助之或張强其志以廣大之也　廢則埽而更之者君政若已廢壞無可復張助者則當埽蕩而更創立爲新政也　謂之社稷之役者役爲也謂事君如上者是可謂爲社稷之臣也故衞君云柳莊者社稷之臣也　注役爲也　正義曰爲謂助爲也社稷之臣謂爲助社稷之臣也

毋拔來毋報往　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也

毋瀆神　瀆謂

數而不敬　**毋循枉**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以自伸　**毋測未至**測意度也

士依於德游於藝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工依於法游於說**法謂規矩尺寸之數也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說或爲甲　**毋訾衣服成器**訾思也成猶善也思此則疾貧也　**毋身質言語**質成也聞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

疏　正義曰此一節廣明爲人之法　毋拔來毋報往者報謂赴也拔赴皆速疾之意凡人所之適必有宿漸毋得疾來毋得疾往　毋瀆神者謂瀆慢也神明正直敬而遠之不可慢　毋循枉者循猶追述也枉邪曲也人非圓炤不免時或邪曲若前已行之今當改正不得猶追述已之邪事也

毋測未至者未至之事聖人難之凡人固不可豫欲測量之也若終不然則傷知也　士依於德者士謂進士有德行者當依附於三德游於藝者謂敖游於六藝　工依於法者謂規矩尺寸之法或言工巧皆當依附於法式　游於說者說謂論說規矩法式之辭言游息於規矩法式之文書　毋訾衣服成器者訾思也成善也無得思念衣服善器　毋身質言語者凡言語有疑則稱疑無得以身質成言語之疑者其言既疑若必成之或有所誤也　注德三至九數　正義曰案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彼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案大司徒職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知此依於德非六德者六德所以教萬民而云三德所以教國子此經云士故知是三德也云一曰五禮至九數者是周禮保氏職文案彼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

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句股然五禮六樂之等皆鄭康成所注其五射以下鄭司農所解但九數之名書本多誤儒者所解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方程七贏不足八旁要九云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云今世於九數之內有重差句股二篇其重差即與舊數差分一也去舊數旁要而以句股替之爲漢之九數即今之九章也先師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爲一篇未知所出今依司農所注周禮之數餘並不取

注說謂至宜也　正義曰此經云依於法游於說法既是規矩法式法外又云說是說與法不同謂說此法式文書論其法式大小鴻殺之意與法大同小異法式據其體論說據其文引考工記者證說是說法度之意彼說鑄鐘形狀言鐘或薄或厚聲之震動其聲清濁由薄厚而出云侈弇之所由興者侈謂鐘口寬大弇謂鐘口內小從此法

式所由興有說或大或小或侈或弇皆有所宜之意鐘厚則聲不散薄則聲散大短出聲疾易竭小長聲緩深遠弇則聲不舒揚故云有說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匪讀如四牡騑騑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皆當為儀字之誤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宜此美皆當為儀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事之宜 言語之美者謂與賓客言語故鄭注保氏云賓客之容 穆穆皇皇者謂言語形狀穆穆皇皇然其天子諸侯行容亦穆穆皇皇故曲禮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鄭云皆行容止之貌穆穆皇皇皆美大之狀 濟濟

翔翔者據在朝威儀濟濟翔翔然謂威儀厚重寬舒之貌言語則穆穆皇皇威儀則濟濟翔翔　齊齊皇皇者皇讀爲歸往之往皇氏云謂心所繫往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繼屬故齊齊皇皇然其言語及威儀皆當如此　匪匪翼翼者匪讀曰騑騑騑翼翼者皆是車馬之形狀故詩云駟牡騑騑下又云駟牡翼翼皆是馬之行容貌翼翼騑騑馬之嚴正　肅肅雍雍者鸞和聲之形狀肅肅然雍雍然肅肅是敬貌雍雍是和貌　注匪讀至之容　正義曰詩小雅云駟牡騑騑周道倭遲述文王聘臣之勞云美皆當爲儀者以保氏云敎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容即儀也故知美皆當爲儀鄭彼注祭祀之容朝廷之容車馬之容皆引此文其賓客之容則此言語穆穆皇皇也彼注喪紀之容纍纍顚顚軍旅之容暨暨詻詻是玉藻文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　御謂

御事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正樂政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士祿薄子以農事爲業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也步張足曰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問國君及大夫士之子長幼之稱　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者謂彼人所

問君之子長幼若長則荅之云能從君供社稷之事若幼則曰能御御治也謂已能治事若大幼則曰未能治事此治事謂尋常細小事也小於社稷事　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者以大夫之子恒習學於樂長則已能習樂故曰能從樂人之事也　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者正謂政令以幼者習樂未成但聽政令於樂人受樂人所教幼則云已能受命令於樂人若大幼則云未能受政令於樂人　注正樂至大武　正義曰鄭恐經正是樂正之官故讀爲政令之政謂年幼受政於樂人也引大司樂者證卿大夫之子習樂之事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者彼注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云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者彼注云興謂以善物喻善事導者言古以剴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荅述曰語云教國子舞雲門以下者彼注云黃帝曰雲門大卷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如鄭此言如雲之所出

解雲門也民得以有族類解大卷也言有族類而集聚也彼注大咸咸池堯樂也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大夏禹樂也禹治水言其德能大中國大濩湯樂也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大武武王樂也言其德能成武功也曲禮問其父身此問其子者皇氏云記人之意異耳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尸爲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巳雖或爲唯或曰喪爲主則不手拜肅拜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人拜儀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吉事及君賜悉然也　爲尸坐者謂虞祭婦人爲祖姑作尸也周禮坐尸嫌婦人或異故明之也若平常祭無婦人之

尸示主於夫故設同几而已則不手拜肅拜者手拜手至地婦人爲尸或荅拜時但肅拜而不手拜也　爲喪主則不手拜者婦人若有喪而不爲主則手拜也若爲夫及長子喪主則稽顙不手拜　注肅拜至拜也　正義曰手拜手至地者解手拜之義言手拜之拜但以手至地則周禮空首案鄭注周禮空首拜頭至手此云手至地不同者此手拜之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故兩注不同其實一也云婦人以肅拜爲正者言肅拜是婦人之常而昏禮婦拜扱地以其新來爲婦盡禮於舅姑故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者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云凶事乃手拜耳者言婦人除爲喪主其餘輕喪凶事乃有手拜耳鄭知然者以經云爲喪主則不手拜明不爲喪主則手拜故云凶事乃有手拜耳云爲尸爲祖姑之尸也者以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故也若平常吉祭則共以男子一人爲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云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者小記文以其稽顙故不手拜云其餘亦手拜而已者除夫與長子

之外則上云凶事乃手拜是也云或曰喪爲主則不手拜肅拜也者鄭更引或解之辭云爲喪主不作手拜但爲肅拜與前爲稽顙異違小記正文其義非也

葛絰而麻帶 謂既虞卒哭也帶所以自結束也婦人質少變於喪之帶有除而無變

疏 正義曰此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絰以葛易麻故云葛絰婦人尚質所貴在要帶則有除無變終始是麻故曰麻帶

取俎進俎不坐 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

疏 正義曰取俎謂就俎上取肉進俎謂進肉於俎俎既有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 **注** 亦柄尺之類 正義曰案管子書弟子職云進柄尺謂爵豆之屬是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重慎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升臺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堂上有跣無跣之事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者凡祭謂天子至士悉然也跣說屨也下大夫及士陰陽二厭及燕尸皆於室中上大夫陰厭及祭在室若儐尸則于堂天子諸侯則有室有堂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唯室中不說屨堂上亦不敢說屨故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　燕則有之者有之謂堂上有跣也燕禮主歡故得說屨而升堂坐也燕禮云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注云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　注祭不至升堂

正義曰云祭不跣者主敬也者跣謂說屨坐而相親祭禮主敬不敢私自相親故云祭不跣者主敬也云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者朝事延尸於户外故坐尸於堂若卿大夫以下祭禮於室無坐尸於堂也云祭所尊在室者以經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故辨之也此則貴賤通故卿大夫士正祭饋食並在室中而天子諸侯雖朝事延尸於户外非禮之盛節初入室灌及饋孰之時事神大禮

故云祭所尊在室云燕所尊在堂者於燕禮文無在室唯在堂行禮初時立而致敬故云燕所尊在堂云將燕降說屨乃升堂者燕禮文也

未嘗不食新 嘗謂薦新物於寢廟

疏 正義曰嘗謂薦新物於寢廟也未嘗則人子不忍前食新也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 還車而立以俟其去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僕御之禮必授人綏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綏也 始乘則式者謂是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御者則式以待君子升也 君子下行然後還立者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更還車而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或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故君子將下車則僕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君去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 貳車佐車

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 **疏** 正義曰謂僕乘副車

魯莊公敗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 法也朝祀副車曰貳戎獵副車曰佐朝祀尚敬乘副車者式戎獵尚武乘副車者不式也 **注** 貳車至而歸 正義曰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者以此經佐車貳車相對貳車云式主敬故謂朝祀之副曰貳佐車不式主武故云戎獵之副曰佐若戎獵自相對則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佐故周禮戎僕馭倅車田僕馭佐車熊氏云此云戎獵之副曰佐者據諸侯禮也故莊九年公及齊師戰于乾時公喪戎路佐車授綏是也 **注** 此蓋至之數 正義曰案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又典命云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其命數並與此經不同故疑爲殷制

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此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及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也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尊有爵者之物廣敬也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觀君子之衣服服劒乘馬弗賈平尊者之物非敬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廣敬之義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者有貳車則謂下大夫貳車之乘以下者謂其所乘之馬所服之車不敢齒次論其年歲評其價數高下車所以不得齒者以車有新舊則年歲有多少價數有貴賤以尊者之物故不敢齒也 觀君子之衣服服劒乘馬弗賈者觀視也亦不得輕平尊者物堪直多少之賈亦爲不敬故觀而不平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酒謂清也糟也不言陳犬或無脩

【者牽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鼎肉謂牲體巳解可升於鼎也】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加猶多也】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臣則左之【異於衆物臣謂囚俘】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摯幣也】

櫜弢鎧衣也胄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器則執蓋謂有表裏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韣弓衣也左手屈衣并於拊執之而右手執簫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櫝謂劍函也襲卻合之夫襓劍衣也加劍於衣上夫或爲煩皆發聲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茵著蓐也穎警枕也筴著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刀卻刃授穎削授拊辟用時穎鍱也拊謂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辟刃

不以正鄉人也【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以物獻遺人法各隨文解之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者四馬曰乘故知四壺酒亦曰乘壺束脩十脡脯也酒脯及犬皆可爲禮也與卑者曰賜奉尊者曰獻隨其所與故云賜人若獻人也　則陳酒執脩以將命者陳列也酒重脯輕故陳列重者於門外而執輕者進以奉命也　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者謂將命之時辭也雖陳酒犬而單執脯致命而其辭亦猶曰有酒脯犬也若二犬亦當言二也

【注】酒謂至命也　正義曰案內則酒醴有清有糟泲者曰清不泲者曰糟故知此酒或清或糟云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者鄭釋初云有酒脯犬而後唯云陳酒執脯不言陳犬故明之也若言陳犬則嫌無脯時亦猶陳之今欲明若無脯者則陳酒牽犬以將命故不言陳犬也犬馬不上於堂牽之當在下耳　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　謂無脯犬而有酒肉者也則亦陳酒而執肉以將命也云鼎肉者謂肉已解剔可升於鼎者解剔則易執也

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者謂以禽獸賜也二隻曰雙加於一雙謂或十或百雙也假令多雙則唯執一雙將命也委其餘者所餘多雙則委陳門外也　犬則至右之　紲牽犬繩也若牽犬將命則執緤犬繩也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者犬有三種一曰守犬守禦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廚庶羞用也田犬守犬有名食犬無名獻田犬守犬則主人擯者既受之乃問犬名　牛則執紖馬則執靮者紖靮俱牽牛馬之物故執之　皆右之者謂以右手牽之由便故也此謂田犬守犬畜養馴善無可防禦若充食之犬則左手牽之右手防禦故曲禮云效犬者左牽之是也

注謂若韓盧宋鵲之屬　正義曰戰國策云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桓譚新論云夫畜生賤也然其尤善者皆見記識故犬道韓盧宋浞又魏文帝說諸方物亦云狗於古則韓盧宋鵲則浞鵲音同字異耳故鄭亦爲鵲字　臣則左之者謂征伐所獲民虜者也左之謂左手操其右袂

也以其異於衆物衆物犬馬之屬犬馬不生變異故皆右之民虜或起惡慮故以左手操右袂右手當制之是與衆物異也　車則至奉胄　獻車馬者執策綏故知陳車馬而說綏執以將命　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者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物也謂獻鎧若復有他物與鎧同獻則陳鎧而執他物輕者以將命也　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者袒開也櫜弢鎧衣也胄兜鍪也若無他物唯獻甲而已則開甲櫜出胄奉之將命也曲禮云獻甲者執胄是也　器則執蓋　器凡器若獻則陳底執蓋以將命蓋輕便也　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　韣弓衣拊弓把也獻弓則左手屈弓衣并於把而執之以其右手執簫以將命曲禮云右手執簫左手承弣是也　劒則至劒焉　啓開也櫝劒函也獻劒則先開函也　蓋襲之者蓋劒函之蓋也襲謂卻合也開函而以蓋卻合於函下底於蓋上加夫襓者襓劒衣也先卻合蓋於函下又加劒衣函中也　與劒焉者加衣於函中竟而以劒置衣上也　注　襲卻至發聲　正義

曰皇氏云卻仰也謂仰蓋於函底之下加函底於上重合之故云襲云夫襓劒衣也者熊氏云依廣雅夫襓木劒衣謂以木爲劒衣者若今刀榼云夫或爲煩皆發聲者以禮記本夫或作煩字者故云夫或爲煩俱是發聲故云皆發聲然則襓之一字是衣之正名襓字從衣當以繒帛爲之熊氏用廣雅以木爲之其義未善也　笏書至左手　笏也書也脩脯也苞苴已弓也茵也席也枕也几也潁警枕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刃者櫝也謂戈之有刃者以櫝韜之筴蓍也籥笛也　其執之皆尚左手者言執此諸物皆尊尚左手左手在上而執之右手在下而承之　注苞苴至陰也　正義曰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者案旣夕禮云葦苞長三尺內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是編萑葦以裹魚及肉也亦兼容他物故禹貢云厥包橘柚孔叢子云吾於木瓜之惠見包苴之禮行是也云茵者蓐也者謂茵是以物所著之蓐言有著者謂之曰茵故旣夕云茵著用荼謂茅莠也用荼以著茵也云潁警枕也者以經枕外别

言頍頍是頍發之義故爲謦枕云筴著也者曲禮云筴爲筮故筴爲蓍也云籥如笛三孔者案漢禮器知之詩注或云籥六孔兩不同者蓋籥有大小詩箋或云管如篴併而吹之云皆十六物也者前解經以也閒之即是其數也

刀卻刃授頍　言授人以刀卻仰其刃授之以頍頍謂刀鐶也言以刀鐶授之　削授拊　拊者削謂曲刀拊謂削把言以削授人則以把授之　注　頍鐶也　正義曰頍是頍發之義刀之在手謂之爲頍禾之秀穗亦謂之爲頍枕之謦動亦謂之頍其事雖異大意同也　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謂不以刃正鄉人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不以刃鄉國也　軍尚左　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　卒尚右　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兵車出入及將士所處之宜　出先刃入後刃者不欲以刃鄉國　軍尚左者軍謂軍將行伍尊尚左方左是陽陽

主生欲其生不敗績也　卒尚右者言士卒行伍貴尚於右右爲陰示其有必死之心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

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詡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

【疏】正義曰恭在貌敬在心賓客輕故主恭祭祀重故主敬　會同主詡者詡謂敏大言語會同之時貴在敏捷勇武自光大

【注】詡謂至國佐　正義曰成二年左傳齊晉戰於鞌齊國佐陳辭以拒晉師是敏而有勇也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險阻出奇覆護之處也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己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

【疏】正義曰軍旅思險者言軍旅行處思其險阻之地出奇設謀以覆敗前敵　隱情以虞者隱意也思也虞度也謂以意思念彼情豫測度前敵知其所欲爲事記者明軍旅之中當須如此

【注】險阻至然否　正義曰險阻出奇覆護之處也者鄭解經中險字險是地形險阻

諼詐也地形既險得出奇謀覆詐故云險阻出奇覆諼之處若其平地則不得設奇謀設詐也虞度也釋言文云當思念己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者言在軍旅先須思念己國之情所堪能以測度彼軍將欲如此以否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所以勸也）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亟疾也備噦噎若見問也）數噍毋爲口容（口容弄口）客自徹辭焉則止（主人辭其徹）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侍食之法　先飯而後已者先飯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己若勸食然　小飯而亟之者小飯謂小口而飯亟謂疾速而咽小飯而備噦噎也速咽之備見問也　數噍毋爲口容者數噍謂數數噍之無爲口容者無得弄口以爲容也　客自徹辭焉則止者謂食訖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則止而不徹

客爵居

左其飲居右客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以優賓耳賓不舉奠于薦東介爵酢

爵僎爵皆居右三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也酢所以酢主人也古文禮僎作遵

遵謂鄉人爲鄉大夫來觀禮者酢或爲作僎或爲馴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客爵所在客爵依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賓受奠觶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　其飲居右者鄉飲酒禮旅酬之時一人舉觶于賓賓奠觶于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　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者介賓副也酢謂客酌還荅主人也僎謂鄉人來觀禮副主人者也此三人既不被優故爵並居右示爲飲之案鄉飲酒介爵及主人受酢之爵并僎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

注客爵至賓耳　正義曰案鄉飲酒禮主人酬賓奠觶于薦東所以不奠薦西者欲優饒其賓且令閑裕故不奠於薦西賓又不盡主人之歡還奠薦東示不敢飲也

注三爵至禮者　正義曰案

鄉飲酒禮主人獻介介飲獻賔賔酢主人主人飲主人獻僎僎飲是三爵皆飲爵云遵謂鄉人爲鄉大夫來觀禮者案鄉射禮若有遵者則入門左注云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爲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今文遵或爲僎云酢或爲作僎或爲騆者謂他文書本有作此字者故云或他皆倣此

羞濡魚者進尾 擗之由後鯁肉易離也乾魚進首擗之由前理易析也 **冬右腴** 氣在下腴腹下也 **夏右鰭** 氣在上鰭脊也 **祭膴** 膴大臠謂刳魚腹也膴讀如哻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進魚之禮 羞濡魚者進尾濡溼也謂膳羞有溼魚也進尾者擗溼魚從後來則脇肉易離也 冬右腴者腴謂魚腹冬時陽氣下在魚腹故右腴 夏右鰭者鰭謂魚脊夏時陽氣上在魚脊故右鰭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進魚使嚮右以右手取之便也此濡魚進尾乾魚進首及右腴右鰭之屬皆謂尋常燕食所進魚體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若祭

祀魚在於俎皆縮載俎既橫設魚則隨俎而從於人爲橫無進首進尾之理故少牢魚用鮒而俎縮載其主人正饗亦然公食大夫禮魚七縮俎是也正祭魚既縮載少牢主人獻祝佐食三魚一橫之彼是正祭魚橫者以魚與牲體共俎故特橫之殊於牲體也若天子諸侯繹祭及卿大夫儐尸魚則橫載之於俎俎在人前而橫魚則於人爲從得有進首尾也故有司徹云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彼注云橫載之者異於牲體如鄭此言正祭之時牲體橫而魚縮載儐尸之時牲體縮而魚橫載之故云橫載之者異於牲體也正祭則右首進腴故少牢魚右首進腴變於生人若生人右首進鰭故公食大夫云寢右注云右首也寢右進鰭也乾魚近腴多骨鯁案特牲少牢魚皆十有五鄭云從陰類昏禮魚有十四減一從偶數士喪禮大斂及士虞禮及公食禮魚皆七其天子諸侯魚數未聞　祭膴者膴謂刳魚腹下爲大臠此處肥美故食魚則刳取以祭先也

凡齊執之以右

居之於左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居於左手之上右手執而正之由便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齊和之宜凡齊者謂以鹽梅齊和之法執之以右者謂執此鹽梅以右手居之於左者謂居處羹食於左手之上以右手所執鹽梅調和正之於事便也贊幣自左詔辭自右自由也謂爲君授幣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疏正義曰此一經論贊幣贊辭之異自由也贊助也謂爲君授幣之時由君左詔辭自右者詔辭謂爲君傳辭也君辭貴重若傳與人時則由君之右也酌尸之僕如君之僕當其爲尸則尊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範與范聲同謂軾前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爲尸之僕祖道祭軷之宜酌尸之僕者僕爲尸御車之人將欲祭軷酌

酒與尸之僕今爲軷祭如似酌酒與君之僕以其爲尸則尊之似君也　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者尸僕受酒法也其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旣所王尸車故於車執轡而受爵也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　祭左右軌范者軌謂轂末范謂式前僕受爵將飲則祭之酒於車左右軌及前范也所以祭者爲其神助己不使傾危故也　乃飲者祭徧乃自飲也 注 周禮至前也　正義曰案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不同則左右軌與兩軹是一故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謂車轂小頭也此云范大馭云軌兩事是一聲同字異故云聲同謂式前之範與此范俱是式前也但式前之軌車旁著凡或作範字雖作範字聲同而字異即詩邶風濟盈不濡軌亦車旁凡與此同也若轂末之軌則車旁著九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

祭俎於人爲橫不得祭於閒也 疏 君子不食圂腴周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於人穢 疏

正義曰此一節廣明祭俎及羞膳之事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者若羞在豆則祭於豆閒若羞在俎則於俎內而祭俎在人前橫設俎內近人之處以俎於人爲橫不得祭於俎閒也俎橫在人前故不得祭於俎外及兩俎閒也　君子不食圂腴圂豬犬也腴豬犬腸也言豬犬亦食米穀其腹與人相似故君子但食他處辟其腴謂腸胃也故鼎鼎闕一也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小子弟子也卑不得與賓介俱備禮容也 疏 正義曰小子弟子也趨徐趨也弟子不得與賓主參預禮但給役使故宜驅走不得趨翔爲容也　舉爵則坐祭立飲者謂弟子若得酒舉爵時則先以坐祭祭竟而立飲之也

凡洗必盥先盥乃洗爵先自絜也盥有不洗也 疏 正義

曰洗洗爵也盥洗手也凡飲酒是洗爵洗爵必宜先洗手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 提猶絶也刲離之不終中央少者使易絶以祭耳 疏 正義曰謂祭肺法也提猶絶也取肺刲離之不絶心心謂肺中央少許耳 凡羞有湇者不以齊 齊和也 疏 正義曰庚云湇汁也若羞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味故不以齊也賀瑒云凡湇皆謂大羹大羹不和也 爲君子擇葱薤則絶其本末 爲有萎乾 疏 正義曰本根也葱薤根不淨末萎乾故擇者必絶其二𦵔爲君子如此則非君子不然 羞首者進喙祭耳 耳出見也 疏 正義曰羞亦膳羞也首頭也喙口也若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

尊尊者設尊者也酌者鄉尊其左則右尊也尊壺者面其鼻鼻在面中言鄉人也

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折俎尊徹之乃坐也已沐飲曰禨酌始冠曰醮未步爵不嘗羞步行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設尊及折俎行爵嘗羞之儀尊者謂設尊人也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之人在尊西嚮東以右爲上則尊以南爲上也酌謂酌酒人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爲上亦上南也二人俱以南爲上也故云以酌者之左爲上尊

注尊者至尊也　正義曰庚云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注玉藻云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下云公席阼階上西鄉下又云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案左玄酒南上之言是設尊者東鄉酌者西鄉設者之右則酌者之左也　尊壺者面其鼻者尊與壺悉有面面有鼻鼻宜嚮於尊者故言面其

鼻也　飲酒者則下文禨者醮者是也揔以飲酒目之禨者謂沐而飲酒醮者謂冠而飲酒者　有折俎不坐者折俎謂折骨體於俎也禨醮者若有折俎爲尊禨醮小事爲卑故不得坐也折俎所以爲尊者賀云折俎則殽饌尊故冠禮庶子冠于房戶之前而冠者受醮不敢坐及禨者並不敢坐也案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獨云禨者醮者不坐者以禨者醮者無酒俎之時則得坐嫌畏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云有折俎不坐　未步爵不嘗羞者步行也羞殽羞也殽羞本爲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故不先爵嘗之也此謂無筭爵之時羞庶羞行爵之後始嘗之若正羞脯醢折俎未飲酒之前則嘗之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後乃薦賔皆先祭脯醢嚌肺乃飲卒爵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

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醯與葷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膾及虀菹麕麤細之異聶而切之者謂先牒爲大臠而後報切之爲膾也麋鹿爲菹以下已於內則具釋之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亦爲柄尺之類也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左手齊之興加于俎坐帨手尸則坐尸尊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左執爵右兼取肝肺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疏】正義曰此一節問祭俎之儀折俎謂折骨於俎俎既有足柄尺之類故就俎取所祭肺立而取之升席坐祭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爲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唯祭時坐耳　燔亦如之者燔謂燔

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其取及祭反時皆亦不坐故云燔亦如之　尸則坐者前云不坐者是賓客耳若爲尸尸尊雖折俎初取祭反之皆坐也 注 尸尊至菹豆　正義曰引少牢饋食禮者證尸坐之義前注引鄉射禮云賓奠爵于薦西興取肺云興則立也此引少牢禮云尸左執爵右兼取肝肺不云興故知尸則坐菹豆盛菹之豆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 罔猶罔罔無知貌 疏 正義曰衣服文章所以表人之德亦勸人慕德若著之而不識知其名義者則是罔罔無知之人也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 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

授人爲宵言也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言獻主者容君使宰夫也未爇曰燋執燭不讓不辭不歌以燭繼晝禮殺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有燭無燭之儀爲主人法也　在者謂巳在於坐者也若日巳闇而坐中未有燭繼新有人後來至者則主人以在坐中者而告之云某人在此其人在此使後來人知之也　道瞽亦然者瞽無目恒如日闇故道示之亦如無燭時也　凡飲酒爲獻主者獻主主人也謂爲飲酒主人法也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爲主人以獻賓故云爲獻主也　執燭者謂夜闇執燭　抱燋者燋謂未爇之炬既欲留客又取未然之炬抱之也　客作而辭者作起也客既見主人執燭抱燋故自起辭之也　然後以授人者主人見客起辭故從辭而止以燭乃授己執事之人　執燭不讓不辭不歌者執燭夜時也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顯德今既夜莫所以殺於三事　洗盥執食

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示不敢歆臭也口旁曰咡

疏正義曰洗謂與尊長洗足也盥謂與尊長洗手也若爲尊長洗盥及執尊長飲食則勿氣謂不以鼻嗅尊長飲食也　有問焉則辟咡而對者咡口旁也當爲尊者洗盥及執飲食之時而尊者有事問己己則辟口而對不使口氣及尊者

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展省具也

其禮大牢則以

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致福及膳於君子及所膳牲體之數謂爲人攝祭而致飲胙於君子也其致胙將命之辭則曰致福也謂致彼祭祀之福於君子也　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者若己自祭而致胙於君子則不敢云福而言致膳膳善也言致善味耳　祔練曰告者若己祔祥而致胙又不敢云福膳但云告言以祭胙告君子使知己祔祥而已故顏回之喪饋孔子祥肉是也　凡膳告於君子者結上也膳自祭及告祥也　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者謂初遣使膳告君子之去時也展省視敬君子故主人自省視飲食多少備具而阼階南稽首拜送使者　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者使從君子處還反則主人亦再拜稽

首受命也亦當在阼階南南面也曲禮云使者反必下堂而受命是也　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者明所膳禮數也若得大牢祭者則用牛膳也周人牲體尚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也周貴肩故用左肩也九个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爲九段以獻之也臂臑謂肩腳也　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者若禮得少牢者則膳羊左肩也折爲七个不云臂臑從上可知也然並用上牲不并備饌故大牢者唯牛少牢者唯羊也　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者若祭唯特豕亦用豕左肩亦用五个以爲膳也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靡敝賦稅亟也雕畫也幾附纏爲沂鄂也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詩云公徒三萬貝冑朱綅亦鎧飾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國家靡敝減省之禮靡謂侈靡敝謂凋敝由君造作侈靡賦稅煩

急則物凋敝則改往脩來或可靡爲糜謂財物糜散凋敝古字通用　車不雕幾者幾謂沂鄂不雕畫漆飾以爲沂鄂　甲不組縢者縢謂紟帶其甲不用組以爲飾及紟帶君子不履絲屨者絲屨謂絇繶純之屬不以絲飾之故云不履絲屨　注組縢至飾也　正義曰云以組飾之者謂以組飾甲也云及紟帶也者謂以組連甲及爲甲帶言紟帶解經縢字縢是縛約之名故秦詩云竹閉緄縢注云縢約也引詩公徒三萬者魯頌閟宮文引之者貝胄朱綅貝胄謂以貝飾胄朱綅綴之也謂以朱繩綴甲故鄭云亦鎧飾也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五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學記第十八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此於別録屬通論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求謂招來也謏之言小也動衆謂師役之事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君子如

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雖有餘善欲化民成俗不如學之爲重

發慮憲者發謂起發慮謂謀慮憲謂法式也言有人不學而起發謀慮終不動衆舉動必能擬度於法式故云發慮憲　求善良者良亦善也又能招求善良之士未足　以謏聞者謏之言小聞聲聞也言不學之人能有片識謀慮法式求善以自輔此是人身上小善故小有聲聞也　不足以動衆者衆謂師役也雖有以小善恩未被物若御軍動衆則不能故云不足以動衆也　就賢體遠者賢謂德行賢良屈下從就之遠謂才藝廣遠心意能親愛之也足以動衆者以恩被於外故足以動衆也　未足以化民者雖復恩能動衆識見猶淺仁義未備故未足以化民也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者君謂君於上位子謂子愛下民謂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學不可故云其必由學乎學則博識多聞知古知今旣身有善行

示民軌儀故可以化民成俗也　正義曰憲法釋詁文謏之言小也言謏音近小故云謏之言小也云動衆謂師役之事者動衆以與化民相對化民事難動衆稍易故知是師役之事　注所學至方策　正義曰鄭恐所學唯小小才藝之事故云所學者聖人之道以其化民成俗非聖人之道不可云在方策者下篇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是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謂内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喻學之爲美故先立學之事　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者建國謂建

立其國君民謂君長其民內則設師保外則設庠序以教之故云教學爲先　兊命曰念終始典于學者記者明教學事重不可暫廢故引兊命以證之言斆相傳說告高宗云意恒思念從始至終習經典於學也　其此之謂乎者言此經所謂教學爲先則兊命念終始典于學也　注典經至今亡　正義曰典經也釋言文言學不舍業即經云終始思念經典是不舍業也言高宗夢傳說者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作說命三篇高宗殷王武丁其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其事具尚書篇見在鄭云今亡者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旨美也

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

學則睹己行之所短教則見己道之所未達

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

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自反求諸已也自強脩業不敢倦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言學人乃益已之學半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教學相益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者嘉善也旨美也雖有嘉美之肴兼陳列於前若不食即不知其肴之美也　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者至謂至極雖有至極大道若不學則不知大道之善　是故學然後知不足也者若不學之時諸事蕩然不知己身何長何短若學則知已之所短有不足之處也　教然後知困者不教之時謂已諸事皆通若其教人則知已有不通而事有困弊困則甚於不足矣　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者凡人皆欲嚮前相進既知不足然後能自反嚮身而求諸已之困故反學矣　知困然後能自強也者凡人多有解怠既知困弊然後能自強學其身不復解怠也　故曰教學相長也者謂教能長益於善教學之時

然後知已困而乃強學之是教能長學善也學則道業成就於教益善是學能相長也但此禮本明教之長學兌命曰學學半者上學爲教音斆下學者謂習也謂學習也言教人乃是益已學之半也說命所云其此之謂乎言學習不可暫廢故引說命以證之言恒思念從始至終習禮典於學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

比年入學學者每歲來入也**中年考校**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

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懷來也安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國家立庠序上下之殊并明入學年歲之差古之敎者謂上代也 家有塾者此明學之所在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敎於塾故云家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

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也　黨有庠者黨謂周禮五百家也庠學名也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者也　術有序者術遂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有序亦學名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者也　國有學者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也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也而尊魯亦立四代學餘諸侯於國但立時王之學故云國有學也　比年入學者比年謂每年也謂年年恒入學也　中年考校者中猶間也謂每間一歲鄉遂大夫考校其藝也　一年視離經辨志者謂學者初入學一年鄉遂大夫於年終之時考視其業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辨志謂辨其志意趣鄉習學何經矣　三年視敬業樂羣者謂學者入學三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敬業謂藝業長者敬而親之樂羣謂羣居朋友善者願而樂之　五年視博習親師者言五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博習謂廣博學習也親師謂親愛其師　七年視論學取友者言七年考校之時視此

學者論學謂學問嚮成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謂選擇好人取之爲友　謂之小成者比六年已前其業稍成比九年之學其業小故曰小成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者謂九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言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強立謂專強獨立不有疑滯而不反謂不違失師敎之道謂之大成　此大學之道也者言如此所論是大學賢聖之道理非小學技藝耳　記曰蛾子時術之者謂舊人之記先有此語記禮者引舊記之言故云蛾子時術之蟻子小蟲蚍蜉之子時時術學銜土之事而成大垤猶如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矣記之所云其此學問之謂乎　注術當至之外　正義曰此云術周禮作遂者此記與黨連文故知術當爲遂以聲相近而錯誤也云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敎於閭里朝夕坐於門者巳猶退也謂仕年老而退歸者案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

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爾雅釋宮文引周禮者證黨遂之異案周禮六鄉之內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六遂之內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今此經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故此注云歸教於閭里其比與鄰近止五家而已不必皆有學云遂在遠郊之外者案周禮遂人掌野之官百里之外故知遂在遠郊之外鄭注州長職云序州黨之學則黨學曰序此云黨有庠者鄉學曰庠故鄉飲酒之義云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注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此云黨有庠者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也皇氏云遂學曰庠與此文違其義非也庾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

注 中猶至考焉　正義曰間年謂下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之類是也云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計學者入學多少之間歲非是鄉遂大夫間歲三

年入學也云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者鄭引周禮三年大比考校則此中年考校非周禮也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皇氏云此中年考校亦周法非也皇氏又以此中年考校謂鄉遂學也下文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以下皆謂國學亦非也但應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耳其未入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也 注 蛾蚍蜉也蚍蜉之子 案釋蟲云蚍蜉大螘小者螘是蟻爲蚍蜉大者又云蟻子故云蚍蜉之子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

夏楚二物

收其威也夏槄也楚荊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啓發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學教也教之長穉此七者教之大倫也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七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諸侯教學大理凡有七種各依文解之　大學始教者大學謂天子諸侯使學者入大學習先王之道矣熊氏云始教謂始立學教　皮弁祭菜者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

也　示敬道也者崔氏云著皮弁祭菜蔬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矣　注祭菜禮先聖先師　正義曰熊氏云以注禮先聖先師之義解經始教謂始立學也若學士春始入學唯得祭先師故文王世子云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唯祭先師而已不祭先聖故大胥春釋菜合舞鄭云釋菜禮先師是春始入學不祭先聖也皇氏云以爲始教謂春時學士始入學也其義恐非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小也肄習也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習其三篇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取其上下之官勸其始學之人使上下順序也故云官其始也亦謂以官勸其始也　注宵之至和厚　正義曰宵音近小故讀從小案鄉飲酒禮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又襄四年穆叔如晉歌小雅三篇故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云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者小雅三篇皆君臣燕樂及相勞苦今爲學者歌之欲使學者得爲官與君臣相燕樂各自勸勵故云所以勸之以官也此云始者謂學者始來入學故云始入學習之也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入學謂學士入學之時大胥之官先擊鼓以召之學者既至發其篋以出其書故云鼓篋也所以然者欲使學者孫其業謂恭順其所持經業

注鼓篋至業也　正義曰鼓謂擊鼓故大胥云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文王世子云大明鼓徵所以警衆也文王世子云謂天子視學之時擊鼓警衆也若是凡常入學用樂及爲祭祀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是也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學者不勤其業師則以夏楚二物以笞撻之所以然者欲令學者畏之收斂其威儀也

注夏槄至禮者　正義曰爾雅釋木云槄山榎郭景純云今之山楸盧氏云扑作教刑是扑撻犯禮者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　皇氏云禘大祭在於夏天子諸侯視學之時必在禘祭之後未卜禘謂未爲禘也禘是大祭必先卜故連言之是未爲禘祭不視學所以然者欲游其學者之志謂優游縱暇學者之志不欲急切之故禘祭之後乃視學考校優劣焉

注禘大至考校　正義曰禘大祭爾雅釋天云天子諸侯

既祭乃視學者謂於夏祭之時既爲禘祭之後乃視學考校當祭之年故云未卜禘不視學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乃視學也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爲之非天子大禮視學也若大禮視學在仲春仲秋及季春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率三公九卿而視學焉與此別也視學既在夏祭之後則天子春秋視學亦應在春秋時祭之後此舉未卜禘不視學則餘可知也熊氏云此禘謂夏正郊天視學謂仲春視學若郊天則不視學若如熊氏義禮不王不禘鄭注何得云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既連諸侯言之則此禘非祭天熊說非也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　時觀謂教者時時觀之而不丁寧告語所以然者欲使學者存其心也既不告語學者則心憤憤口悱悱然後啓之學者則存其心也　幼者聽而弗問　教學之法若有疑滯未曉必須問師則幼者但聽長者解說不

得輙問推長者諮問幼者但聽之耳　學不躐等也者學教也躐踰越也言教此學者令其謙退不敢踰越等差若其幼者輙問不推長者則與長者抗行意有驕矜今唯使聽而不問故云學不躐等也　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倫理也言前七等之事是教學大理也　記曰至謂乎引舊記結上七事凡學謂學爲官學爲士者官先事士先志者若學爲官則先教以居官之事若學爲士則先喻教以學士之志故先七事皆是教學居官及學士者　其此之謂乎者記者所云其此在上七事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有居有常居也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操縵雜弄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爲雅不興其

藝不能樂學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藏謂懷抱之脩習也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遊謂閒暇無事於之遊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脩之業乃來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教學之道必當優柔寬緩不假急速遊息孫順其學乃成 大學之教也時者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 教必有正業者正業謂先王正典非諸子百家是教必用正典教之也 退息必有居者退息謂學者疲倦而暫休

息有居謂學者退息必有常居之處各與其友同居得相諮決不可雜濫也　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者此以下並正業積漸之事也此教樂也樂主和故在前然後須以積漸故操縵爲前也操縵者雜弄也弦琴瑟之屬學之須漸言人將學琴瑟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手指不便則不能安正其弦先學雜弄然後音曲乃成也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者此教詩法者詩是樂歌故次樂也博廣也依謂依倚也謂依倚譬喻也若欲學詩先依倚廣博譬喻若不學廣博譬喻則不能安善其詩以詩譬喻故也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者此教禮法也前詩後禮亦其次也　雜服自衮而下至皮弁朝服玄端之屬禮謂禮經也禮經正體在於服章以表貴賤今若欲學禮而不能明雜衣服則心不能安善於禮也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者此揔結上三事並先從小起義也興謂歆喜也故爾雅云歆喜興也藝謂操縵博依六藝之等若欲學詩書正典意不歆喜其雜藝則不能耽翫樂於所學之正道　故君子之於

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者故謂因上起下之辭學雖積漸故君子之人爲學之法恒使業不離身藏謂心常懷抱學業也脩謂脩習不廢也息謂作事倦息之時而亦存學也遊謂閒暇無事遊行之時亦在於學言君子於學無時暫替也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者此明親師愛友也然如此也若能藏脩息遊無時暫替能如此者乃能安其所學業言安學業既深必知此深由本師故至於親愛師也　樂其友者師既獲親而同志之友亦被於樂重然前三年樂羣五年親師親師在樂羣之後而此前親師後樂友者羣即友也爲義然也前明始學故樂友在前此明學業已成故親師爲首矣　而信其道者其道已道也既親師樂友已道深明心自說信不復虛妄一云信師友之道前安學故乃親師樂友後乃信道也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者輔即友也友主切磋是輔已之道深遠也離猶違也已道深明不復虛妄心自信之若假令違離師友獨在一處而講說不違反於師友昔日之意旨此則強立不反

也　兌命曰者引尚書合結之　敬孫務時敏者此句結積習也當能敬重其道孫順學業而務習其時疾速行之故云敬孫務時敏敏猶疾速也　厥脩乃來者此句結親師敬道也厥其也若敬孫以時疾行不廢則其所脩之業乃來謂所學得成也所以尊師樂友其此之謂乎者兌命所云其此經之謂乎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呻或爲慕訊或爲訾言及于數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進而不顧其安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使人不由其誠由用也使學者誦之而爲之說不用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材道也謂師有所隱也易曰兼三材而兩之謂天地人之道其施之也悖其求之

也佛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隱不稱揚也不知其益若無益然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速疾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刑猶成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教者違法學者所以不成是今師之失故云今之教者 呻其佔畢者此明師惡也呻吟也佔視也畢簡也故釋器云簡謂之畢言今之師不曉經義但詐呻吟長詠以視篇簡而已 多其訊者訊問難也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問難詐了多疑言若己有解之然也 言及于數者數謂法象既不解義理若有所言而輒詐稱有法象也 進而不顧其安者務欲前進誦習使多而不曾反顧其義理之安不謂義理危辟而不自知也 使人不由其誠者人謂學者也由用也誠忠誠使學者誦文

而已爲之說義心皆不曉而猛浪是不用已之忠誠也　教人不盡其材者材道也謂已既不曉其義而縱有所悟者又不能多恒恐人勝之故凡有所知又爲所隱惜不盡其道也　其施之也悖者謂教者有上五者之短故施教於人違背其理也　其求之也佛者佛戾也教者既悖違其理其學者求之則又違戾受學者心既不解求問於師師又不曉違戾義意也　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者由師教既悖而受者又違故受學者弟子不苟師教之德乃隱沒其師之學而憎疾其師也　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者師說既不曉了故弟子受之苦其難既難不解故不自知其有益　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者學者勉力自強雖得終竟其業爲心不曉解其忘去之必速疾矣　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者刑猶成也言師教弟子不成由此在上諸事故云其此之由乎其此之由在上謂此經文也以例推之前文云其此之謂乎則是他書所云其此經之謂乎

注其發至而已　正義曰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者首

猶本也教者爲弟子發言出說不本其義理謂不解此義之言也云動云有所法象而已者既不解義理舉動所云則言此義有所法象猶若一則稱配大一二則稱配二儀但本義不然浪爲配當 注 務其至未曉 正義曰務其所誦多者謂師務欲得所誦使多釋經進也云不惟其未曉者惟思也不思其誦得未曉解者釋經不顧其安也 注 使學至其誠 正義曰使學者解經使人也而爲之說解經不用其誠也言師爲學者而說不用其忠誠實之心以心不解誑惑學者 注 材道至之道 正義曰鄭恐材是材藝故以材爲道道謂道理言教人道理引易曰者易說卦文也但伏犧書上法天下法地中法人謂之三材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材各有其兩故云兼三材而兩之而有六爻也鄭引之證材爲道也 注 教者至失問 正義曰教者言非是其施之也悖學者失問是其求之也佛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

謂豫未發情欲未生謂年十五時當其可之謂時可謂年二十成人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相觀而善之謂摩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摩相切磋也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興起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教之得理則教興也　禁於未發之謂豫者發謂情欲發也豫逆也十五以前情欲未發則用意專一學業易入爲教之道當逆防未發之前而教之故云禁於未發之謂豫　當其可之謂時者可謂年二十之時言人年至二十德業已成言受教之端是時最可也　不陵節而施之謂孫者陵猶越也節謂年才所堪施猶教也孫順也謂教人之法當隨其年才若年長而聰明者則教以大事而多與之若年幼又頑鈍者當教以小事又與之少是不越其節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是學者之常理若不爲燕朋燕辟則亦不足以致興言若作此燕朋燕辟則學廢替矣注格讀如凍洛之洛正義曰言洛是堅彊辟如地之凍則堅彊難入故云如凍洛之洛但今人謂地堅爲洛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示之以道塗也抑猶推也開爲發頭角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思而得之則深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教人方便善誘之事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者喻猶曉也道猶示也牽謂牽偪師教既識學之廢與

故教喻有節使人曉解之法但廣開道示語學理而已若人苟不曉知亦不偪急牽令速曉也强而弗抑者抑推也謂師微勸學者使神識堅强師當隨才而與之使學者不甚推抑其義而教之　開而弗達者開謂開發事端但爲學者開發大義頭角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達也　道而弗牽則和者此下三句釋上三事之所由也若人苟不曉而牽偪之則彼心必生忿恚師與弟子不復和親今若但示正道寛柔教之則彼心和而意乃覺悟也　强而弗抑則易者賀氏以爲師但勸强其神識而不抑之令曉則受者和易和易亦易成也　開而弗達則思者但開發義理而不爲通達使學者用意思念思得必深故云則思也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者結上三事之功若師能教弟子如此三事則可謂善教喻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

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失於多謂才少者失於寡謂才多者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失於止謂好思不問者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其失者多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教者識學者之心而救其失也故云學者有四失教者必先知之　人之學也或失則多者一失也假或有人才識淺小而所學貪多則終無所成是失於多也　或失則寡者二失也或有人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少徒有器調而終成狹局是失於寡少也　或失則易者三失也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識而人不知思求唯好汎濫外問是失在輕易於妙道故云或失則易此是學而不思則罔　或失則止者四失也人心未曉知而不肯諮問唯但止住而自思之終不能達其實理此失在於自止也此是思而不學則殆　此四者心之莫同也者結前四

失是由人心之異故也　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者結救失四事師既前識其四心之不同故後乃能隨失而救之也　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者使學者和易以思是長善使學者無此四者之失是救失唯善教者能爲之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言爲之善者則後人樂放傚　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其言少而解臧善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教者若善則能使學者繼其志於其師也言學者繼師之志記者以善歌而比喻之故云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歌謂音聲和美感動於人心令使聽者繼續其聲也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者設譬既畢故述其事而言善教者必能使後人繼其志如善歌之人能以樂繼其聲如今人傳繼周孔是也　其言也約而達

者此釋所以可繼之事言善爲教者出言寡約而義理顯達易解之　微而臧者微謂幽微臧善也謂義理微妙而說之精善也　罕譬而喻者罕少也喻曉也其譬諭罕少而聽者皆曉　可謂繼志矣者能爲教如上則可使後人繼其志意不繼聲而繼志者本爲志設故不繼聲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之長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弟子學於師學爲君是故擇師不可不愼也師善則善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四代虞夏

殷周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爲師法君子謂師也教人至極之美可以爲君長之事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者三王四代所以敬師隨器與之是至學之易隨失而救之是至學之難　而知其美惡者罕譬而喻言約而達是爲美反此則爲惡也然後能博喻者博喻廣曉也若知四事爲主觸類長之後乃得爲廣有曉解也　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者前能廣解後乃可爲人作師也　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者爲師是學優學優宜仕故能爲一官之長也　能爲長然後能爲君者既能治一官之長有功能爲一國之君也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師既有君德則弟子就師可學爲君之德故前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即是學能爲君也　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者師善則能教弟子弟子則能爲君故弟子必宜慎擇其師不可取惡師也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者引舊記結此擇師之重也三王謂夏殷周四代則加虞也言三王四代雖皆聖人而無不擇師爲慎故云唯其師庾云

舉四代以兼包三王所以重言者以成其辭耳言人之從師自古而然師善則已善其此之謂乎者記者證前云擇師不可不慎即此唯其師之謂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嚴尊敬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尸主也爲祭主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

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師德既善雖天子以下必須尊師　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者二謂當其爲尸及師則不臣也此文義在於師幷言尸者欲見尊師與尸同　當其爲尸則弗臣也者若不當其時則臣之案鉤命決云暫所不臣者五謂師也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此五者天子諸侯同之此唯云尸與師者此經本意據尊師爲重與尸相似故特言之所以唯舉此二者餘不言也又案鉤命決云天子常所不臣者三唯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之君不臣二王之後者爲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不臣妻之父母者親與其妻共事先祖欲其歡心不臣夷狄之君者此政教所不加謙不臣也諸侯無此禮　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者此證尊師之義也此人既重故更言大學也詔告也雖天子至尊當告授之時天子不使師北面所以尊師故也

【注】尊師至之言　正義曰武王踐阼以下皆大戴禮武

王踐阼篇也云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者武王言黃帝顓頊之道恒在於意言意恒念之但其道超忽已遠亦恍惚不可得見與與語辭今撿大戴禮唯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或鄭見古本不與今同或後人足黃字耳云丹書者師說云赤雀所銜丹書也云端冕者謂袞冕也其衣正幅與玄端同故云端冕故皇氏云武王端冕謂袞冕也樂記魏文侯端冕謂玄冕也云師尚父亦端冕者案大戴禮無此文鄭所加也云西折而南東面者案大戴禮唯云折而東面此西折而南南字亦鄭所加云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者皇氏云王在賓位師尚父主位故西面王庭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也其丹書之言案大戴禮云其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與瑞書同矣凡事不強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

必傾其世王聞書之言惕然若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及几鑑盂盤楹杖帶屨劍矛為銘銘皆各有語在大戴禮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從隨也庸功也功之受其道有功於己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言先易後難以漸入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從讀如富父春

戈之舂舂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已
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從或爲松止

皆進學之道也此皆善問善荅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善學及善問并善荅不善荅之事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者受者聰明易入是爲學之善故師體逸豫而弟子所解又倍於他人也　又從而庸之者庸亦功也所得既倍於他人故恒言我師特加功於我也是從而功之也　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者此明劣者也已既闇鈍故師體勤苦而功裁半於他人也　又從而怨之者已既闇鈍而不自責已不明乃反怨於師獨不盡意於我也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者此明能問者問謂論難也攻治也言善問之人如匠善攻治堅木先斫治其濡易之處然後斫其節目其所問師之時亦先問其易後問其難也　及其久也相說以解者言問者順理荅者分明故及其經久師徒共相愛說以解義理　不善問者反此者若闇劣不解問之人則

與能問者意反也謂先問其難心且不解則問荅之人不相喜說義又不通也故云反此矣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者嚮明問此明荅也亦爲設喻辟善能荅問難者如鐘之應撞撞小則小鳴應之撞大則大鳴應之能荅問者亦隨彼所問事之大小而荅之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者又以鐘爲喻也　不善荅問者反此者謂不善荅他所問則反此上來之事或問小而荅大或問大而荅小或暫問而說盡此皆無益於所問故云不善荅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者言上善問善荅此皆進益學者之道也　注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　正義曰舂謂擊也以爲聲之形容言鐘之爲體必待其擊每一舂而爲一容然後盡其聲言善荅者亦待其一問然後一荅乃後盡說義理也案左傳文十一年冬叔孫得臣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以戈摏長狄喉而殺之是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　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

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必也其聽語乎必待其問乃說之

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舍之須後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教者不可爲記問之學又教人之時不善教學者謂心未解其義而但逆記他人雜問而謂之解至臨時爲人解說則先述其所記而示人以其不解無益學者故云不足以爲人師　必也其聽語乎者聽語謂聽其問者之語既不可記問遂說教人之時必待學者之問聽受其所問之語然後依問爲說之也　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者若受業者才力苟不能見問待憤憤悱悱之閒則師然後乃示語之矣　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者弟子既不能問因而語之語之不能知且舍住待後別更語之可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爲裘良

弓之子必學爲箕仍見其家橈角幹也橈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爲楊柳之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以言仍見則貫即事易也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仍讀先王之道則爲來事不惑

疏王義曰此一節論學者數見數習其學則善故三辟之此爲第一辟良善也冶謂鑄冶也裘謂衣裘也言積世善冶之家其子弟見其父兄世業陶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皆令全好故此子弟仍能學爲袍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者此第二辟亦世業者箕柳箕也言善爲弓之家使幹角橈屈調和成其弓故其子弟亦覩其父兄世業仍學取柳和軟橈之成箕也　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者此第三辟明新習者也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反之者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今將馬子

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所以然者此駒既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當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此駒日日見車之行其駒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也言學者亦須先教小事操縵之屬然後乃示其業則道乃易成也　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者結上三事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三事之由則可有志於學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以事相況而爲之醜猶比也醜或爲計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當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弟子當

親師之事各依文解之比物醜類者旣明學者仍見舊事以又須以時事相比方也物事也言古之學者比方其事以醜類謂以同類之事相比方則事學乃易成旣云古學如斯則今學豈不然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者此經論師道之要以餘事譬之此以下四事皆上比物醜類也鼓革也當主也五聲宮商角徵羽言鼓之爲聲不宮不商故言無當於五聲而宮商等之五聲不得鼓則無諧和之節故云弗得不和也所以五聲必鼓者爲俱是聲類也若奏五聲必求鼓以和之而已即是比類也　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者水謂清水也五色青赤黃白黑章明也言清水無色不在五色之限無主青黃而五色畫繢者不得水則不分明故云弗得不章也五色是其水之出也故五色須水亦其類也　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者本學先王之道也五官金木水火土之官也夫學爲官之理本求博聞強識非主於一官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故云弗得不治也故化民成俗必由學乎能爲師然

後能爲君長故官是學之類也　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者師教之師也五服斬衰也齊衰也大功也小功也緦麻也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也而弟子之家若無師教誨則五服之情不相和親也故云弗得不親是師情有在三年之義故亦與親爲類

君子曰大德不官謂君也大道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大信不約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大時不齊或時以生或時以死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本立而道生言以學爲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爲衆事之本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學君子

曰者記者引君子之言故云君子曰也　大德不官者大德謂聖人之德也官謂分職在位聖人在上垂拱無爲不治一官故云大德不官也不官而爲諸官之本　大道不器者大道亦謂聖人之道也器謂物堪用者夫器各施其用而聖人之道弘大無所不施故云不器不器而爲諸器之本也論語云君子不器又云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是也　大信不約者大信謂聖人之信也約謂期要也大信不言而信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不言而信是大信也大信本不爲細言約誓故云不約也不約而爲諸約之本也　大時不齊者大時謂天時也齊謂一時同也天生殺不共在一時猶春夏華卉自生薺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而薺麥自生故云不齊也不齊爲諸齊之本也　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者結之也若能察此在上四者之事則人當志學爲本也庾云四者謂不官爲羣官之本不器爲羣器之本不約爲羣約之本不齊爲羣齊之本言四者莫不有本人亦以學爲本也　三王之祭

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者言三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而後祭海也或先祭其源或後祭其委河爲海本源爲委本皆曰川也故揔云三王之祭川源委謂河海之外諸大川也　此之謂務本者先祭本是務重其本也本小而後至大是小爲大本先學然後至聖是學爲聖本也

注 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　正義曰案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左氏云不盟也杜云不歃血也案彼直以言語相告命非大信之事引之者取其不盟之一邊而與此不約相當故引證

注 源泉至不測　正義曰皇氏以爲河海之外源之與委也今依用焉或解云源則河也委則海也申明先河而後海義亦通矣云始出一勺卒成不測者中庸篇云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鮫龍生焉是其始一勺也後至不測也猶言學初爲積漸後成賢聖也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六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敕撰

樂記第十九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録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案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周衰禮壞其樂尤微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鎗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

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也其内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故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録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録也其十二篇之名案別録十一篇下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招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案別録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爲別録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揔爲二十三篇也其二十三篇之目今揔存焉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

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聲相應故生變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變成方謂之音方猶文章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

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踧也嘽寬綽貌發猶揚也粗麤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極至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此其所謂至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

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怗懘敝敗不和貌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

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書曰王耄荒易曰無平不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比猶同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誣罔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倫猶類也理分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

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禽獸知此爲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

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爲俎實不臑孰之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教之使知好惡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言性不見物則無欲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

見物多則欲益衆形已見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已也理猶性也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窮人欲言無所不爲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言爲作法度以遏其欲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射鄉大射鄉飲酒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樂本之事章句既多各隨文解之名爲樂本者樂以音聲爲本音聲由人心而生此章備論音聲起於人心故名樂本此樂本之中論人心感於物而有聲聲相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爲之音比音而爲樂展轉相因

之勢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者言凡樂之音曲所起本由人心而生也　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者言音之所以起於人心者由人心動則音起人心所以動者外物使之然也　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者人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其心形見於聲心若感死喪之物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悲戚之聲心若感福慶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歡樂之聲也聲相應故生變者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而相應不同故云生變變謂不恒一聲變動清濁也　變成方謂之音者方謂文章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　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者言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而樂器播之并及干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是樂之所起由人心而生也　注宮商至曰聲　正義曰言聲者是宮商角徵羽也極濁者爲宮極清者爲羽五聲以清濁相次云雜比曰音者謂宮商角徵羽清濁相雜和比謂之音云單出曰聲者五聲之内唯單有一聲無餘聲相雜是單出

曰聲也然則初發口單者謂之聲衆聲和合成章謂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謂之樂則聲爲初音爲中樂爲末也所以唯舉音者舉中見上下矣 注 樂之至聽之 正義曰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者明直唯一聲不足可爲樂故須變之使雜也引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易文言文證同聲相應之義也同聲雖相應不得爲樂必有異聲相應乃得爲樂耳引春秋傳以下者證同聲不得爲樂也案春秋昭二十年左傳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同者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言琴瑟專一唯有一聲不得成樂故也

注 方猶文章也 正義曰凡畫者青黃相雜分布得成文章言音清濁上下分布次序得成音曲也似畫者文章故云方猶文章也 注 干盾至秉翟 正義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者武舞之樂執此盾與斧也云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者言文舞執此羽旄也引舞師樂師者證有干戚羽旄舞等案樂師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

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也無兵舞但有干舞鄭司農彼注
云干舞者兵舞又舞師云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
無干舞但有兵舞鄭司農彼注干舞兵舞也此引樂師既
謂干舞引謂兵舞者兵舞非樂師之文但經云干戚用戚
則是大武大武兵舞此引樂師益以兵舞解經之干戚也
但此經干戚羽旄包含文武之大武鄭引樂師小舞明羽
舞也引詩者證羽舞是翟舞也此詩邶風刺衛君不用賢
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但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而已　樂者
至道也　正義曰此一節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結樂
聲生起所由也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此音而生故云音之
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者欲將明樂隨人
心見故更陳此句也本猶初也物外境也言樂初所起在
於人心之感外境也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者
心既由於外境而變故有此下六事之不同也噍踧急也
若外境痛苦則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聲必踧急而速殺
也　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者嘽寬也若外境所善心

必歡樂歡樂在心故聲必隨而寬緩也　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者若外境會合其心心必喜悅喜悅在心故聲必隨而發揚放散無輒礙也但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遇有善事而心喜也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喜生於好是喜與樂別也　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者怒謂忽遇惡事而心恚怒恚怒在心則其聲粗以猛厲也　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者直謂不邪也廉廉隅也若外境見其尊高心中嚴敬嚴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不邪曲也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者和調也柔軟也若外境親屬死亡心起愛情愛情在心則聲和柔也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者結外感物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本靜寂無此六事六事之生由應感外物而動故云非性也所以知非性者今設取一人以此六事觸之言此人必隨觸而動故知非本性也庾云隨其所感而應之是知非性也此聲皆據人心感於物而口爲聲知是人聲也故鄭注云言人聲在所見皇氏云樂聲失之矣　是故先王愼所以

感之者既六事隨見而動非關其本性故先代聖人在上制於正禮正樂以防之不欲以外境惡事感之故云先王愼所以感之者也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者此四事是防愼所感之具矣政法律也既防愼其感故用其正禮教道其志用正樂諧和其聲用法律齊一其行用刑辟防其凶姦則民不復流僻也禮樂刑政其極一也者極至也用其四事齊之使同其一致不爲非也賀云　雖有禮樂刑政之殊及其撿情歸正同至理極其道一也　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者結四事之功也言民心所觸有前六事不同故聖人用後四者制之使俱得其所也　凡音至通矣　正義曰上文云音從人心生乃成爲樂此一節明君上之樂隨人情而動若人情歡樂樂音亦歡樂若人情哀怨樂音亦哀怨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者言君上樂音生於下民心者也　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者言在下人心情感君政教善惡動於心中則上文感於物而后動是也既感物動故形見於口口出其

聲則上文云故形於聲者是也　聲成文謂之音者謂聲之清濁雜比成文謂之音則上文云變成方謂之音是也上云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此云音不云樂者以下云治世之音亂世之音故云音而不言樂也必云音者樂以音爲本變動由於音也所以特言音也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者是故謂情動於中而有音聲之異故言治平之世其樂音安靜而歡樂也治世之音民既安靜以樂而感其心故樂音亦安以樂由其政和美故也君政和美使人心安樂人心安樂故樂聲亦安以樂也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者亂世謂禍亂之世樂音怨恨而恚怒亂世之時其民怨怒故樂聲亦怨怒流亡由其政乖僻故也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者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言亡國之時民心哀思故樂音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前治世亂世皆云世亡國不云世者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其治世亂世皆云政亡國不云政者言國將滅亡無復有政故云其民困也聲音之道與政通

矣者若政和則聲音安樂若政乖則聲音怨怒是聲音之
道與政通矣　宮爲至日矣　正義曰此一節論五聲宮
商角徵羽之殊所主之事上下不一得則樂聲和調失則
國將滅亡也　宮爲君者宮則主君所以然者鄭注月令
云宮屬土土居中央揔四方君之象也又土爰稼穡猶君
能滋生萬民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爲尊宮絃最大用
八十一絲故宮爲君崔氏云五音之次以宮最濁自宮以
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　商爲
臣者商所以爲臣者何以鄭注月令云商屬金以其濁次
宮臣之象也解者云宮八十一絲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
之得次君之貴重也崔氏云商是金金以決斷爲臣事君
亦以義斷爲賢矣角爲民所以爲民者鄭注月令云角屬
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解者云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
絲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故云以其清濁中也民比君
臣爲劣比事物爲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矣崔氏云角
屬春春時物生衆皆有區別亦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

徵爲事所以爲事者鄭注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解者云羽最清徵次之故用五十四絲是徵清徵清所以爲事事之象也夫事是造爲造爲由民故先事後乃有物也是事勝於物而劣於民故次民居物之前所以徵爲事之象也崔氏云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　羽爲物羽所以爲物者鄭注月令云羽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解者云羽者最清用四十八絲而爲物劣於事故最處末所以羽爲物也崔氏云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財相類也　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者怗敝也懘敗也敝敗謂不和之貌也若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所用不相壞亂則五音之響無敝敗矣　宫亂則荒其君驕者前明音聲與政通若五事皆正則音不敝敗是聲與政通故此以下明聲與政通也若五音之敝敗則政亂各有所由也荒猶散也若宫音之亂則其聲放散是知由其君驕溢故也崔氏云宫聲所以散者由君驕也若君驕則萬物荒散也

商亂則陂其官壞者陂不平正也若商音之亂則其聲欹邪而不正也是知由其臣不治於官官壞故也崔氏云商聲所以傾邪者由臣官壞也官若壞則物皆傾邪也　角亂則憂其民怨者若角音之亂則其聲憂愁是知由政虐其民怨故也崔氏云角聲所以亂者由民不安業有憂愁之心也民無自怨皆君上失政故下民生怨也　徵亂則哀其事勤者若徵音之亂則其聲哀苦是知由繇役不休其民事勤勞故也崔氏云徵所以亂者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羽亂則危其財匱者匱乏也若羽音之亂則其聲傾危是知由君賦重其民貧乏故也崔氏云危者謂聲不安也羽聲所以不安者由君亂於上物散於下故知財乏不能得安故有匱乏也　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者迭互也陵越也若五聲並和則君臣上下不失若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爲慢也崔氏云前是偏據一亂以爲義未足以爲滅亡今此以五者皆亂故滅亡無日矣滅者絕也亡叛也無日言無復一日也若君臣互相陵慢如

此則國必叛滅旦夕可俟無復一日也　注書曰至不陂
正義曰所引之者尚書呂刑之文也王耄荒者謂穆王享
國百年耄荒也引之者證經之荒字矣云易曰無平不陂
者易泰卦九三爻辭引之者證經之陂字矣案樂緯動聲
儀云宫爲君君者當寛大容衆故聲弘以舒其和情以柔
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以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
和温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
防以約其和清以静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既當
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功動心
也羽爲物物者不有委聚故其聲散以虚其和斷以散動
腎也動聲儀又云若宫唱而商和是謂善大平之樂注云
君臣相和又云角從宫是謂哀衰國之樂注云象人有怨
訴又云羽從宫往而不反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注云悲傷
於財竭又云音相生者和注云彈羽角應彈宫徵應是其
和樂以此言之相生應即爲和不以相生應則爲亂也
鄭衛至止也　正義曰前經明五者皆亂驕慢滅亡此一

節論亂世滅亡之樂比猶同也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樂促速煩志並是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即同前謂之慢也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者於濮水之上桑林之間所得之樂是亡國之音矣故云亡國之音　其政散者謂君之政教荒散也　其民流者流謂流亡君既荒散民自流亡也　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者君既失政在下則誣罔於上行其私意違背公道不可禁止也　注濮水至罔也　正義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言濮水與桑間一處也云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以下皆史記樂書之文也言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之時聞鼓琴之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聽而寫之明日即去乃至晉國見平公平公享之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命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而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平公曰何師曠曰昔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

於濮水之上而聞之是其事案異義云今論說鄭國之爲
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
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
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今案
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也無十字矣
凡音至正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音樂之異音易識而樂
難知知樂則近於禮又明禮樂隆極之旨先王所以禮樂
教人之意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言音從聲生聲從心
生故云生於人心者也　樂者通於倫理者也倫類也理
分也比音爲樂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得則陰陽和樂
失則羣物亂是樂能經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
理者也　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者言禽獸知
其聲不知五音之和變是聲易識而音難知矣　知音而
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者言衆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
大理是音猶易而樂極難也　唯君子爲能知樂者君子
謂大德聖人能知極樂之理故云爲能知樂　是故審聲

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者音由聲
生先審識其聲然後可以知音樂由音生先審識其音然後
知樂政由樂生先審識其樂可以知政所以審樂知政者
樂由音聲而生聲感善惡而起若能審樂則知善惡之理
行善不行惡習是不習非知爲政化民　而治道備矣者
政善樂和音聲皆善人事無邪僻則治道備具矣知樂則
幾於禮矣者幾近也知樂則知政之得失知政之得失則
能正君臣民事物故云近於禮矣但禮包萬事萬事備具
始是禮極今知樂但知正君臣民事物而已於禮未極故
云近於禮矣　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者言王者
能使禮樂皆得其所謂之有德之君所以名爲德者得禮
樂之稱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者隆謂隆盛言樂之
隆盛本在移風易俗非崇重於鐘鼓之音故云非極音也
案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是也食饗之禮非致味
也者食饗謂宗廟祫祭此禮之隆重在於孝敬也非在於
致其美味而已禮云食饗之禮則樂應云祭祀之樂互可

知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者覆上樂之隆非極音也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朱弦謂練朱絲爲弦練則聲濁也越謂瑟底孔也疏通之使聲遲故云疏越弦聲既濁瑟音又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響以其質素初發首一倡之時而唯有三人歎之是人不愛樂雖然有遺餘之音言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遺餘之音念之不忘也　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者此覆上食饗之禮非致味也大饗謂祫祭尚玄酒在五齊之上而俎腥魚腥生也俎雖有三牲而兼載腥魚也大羹謂肉湆也不和謂不以鹽菜和之此皆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人所不欲也雖然有遺餘之味矣以其有德質素其味可重人愛之不忘故云有遺味者矣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者以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以朱弦疏越是非極耳目也　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者言先王制禮樂不爲口腹耳目而將以教民均平好惡使好者行之惡者避之

而反歸人道之正也〔注〕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　正義曰以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旣能知樂則能正此五事五事之外則餘禮未能弘通故經云近於禮未盡禮之用也〔注〕朱弦至餘也　正義曰朱弦練朱弦者案虞書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此云朱弦者明練之可知也云練則聲濁者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弦濁云越瑟底孔也者案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是越瑟底孔也故燕禮注云越瑟下孔也云畫疏之使聲遲也者熊氏云瑟兩頭有孔畫疏之疏通也使兩頭孔相連而通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故云使聲遲也云三歎三人從歎之耳者三歎謂擊瑟贊歎美者但有三人歎之耳言歎者少也云大饗祫祭先王者案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此云腥魚故爲宗廟祫祭也云以腥魚爲俎實者謂薦血腥之時以俎薦腥魚熊氏云其牛羊之俎至薦孰之時皆亨之而孰薦腥魚則始末不亨故云而俎腥魚也云大羹肉湆者特牲云大羹湆此云不

和故知不調以鹽菜鉶羹則和之云遺猶餘也者樂聲雖質人貴之不忘矣食味雖惡人念之不息矣是有遺音遺味矣熊氏云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是有遺音非其辭也　人生至道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人感物而動物有好惡所感不同若其感惡則天理滅爲大亂之道故下文明先王所以制禮樂而齊之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正義曰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靜稟於自然是天性也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者其心本雖靜感於外物而心遂動是性之所貪欲也自然謂之性貪欲謂之情是情性別矣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者至猶來也言外物旣來知謂每一物來則心知之爲每一物皆知是物至知知也物至旣衆會意者則愛好之不會意者則嫌惡之是好惡形焉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者所好惡恣己之情是無節於內知謂欲也所欲之事道誘於外外見所欲心則從之是知誘於外也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者躬己也恣己情欲不能自反禁止理性也是天之所生

本性滅絕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者物既衆多來感於人無有窮已也　而人之好惡無節者見物之來所好所惡無有法節也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者則是外物來至而人化逐於物物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者人既化物逐而遷之恣其情欲故滅其天生清靜之性而窮極人所貪嗜慾也

知者詐愚謂欺詐愚人也　勇者苦怯謂困苦怯者疾病不養謂心所嫌惡不收養也　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者此並是人之嫌惡無所哀矜故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也

是故至備矣　正義曰此一節以下至樂云廣明禮樂相須之事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者庾云人爲猶爲人也言爲人作法節也　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者射大射也鄉鄉飲酒也食饗饗食賓客也凡此皆是正交接之節不使相陵越也　禮節民心者前經云禮樂人爲之節故此經明其所節之事禮有尊卑上下故裁節民心謂無不敬也　樂和民聲者樂有宮商角徵羽及律呂

所以調和民聲也　政以行之者政謂禁令用禁令以行禮樂也　刑以防之者若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止之　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者若此四事通達流行而不悖逆則王道具備矣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　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

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

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欲其並行斌斌然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等皆正義曰皇氏云從王道備矣以上爲樂本從此級也**疏**以下爲樂論今依用焉此十一篇之說事不分明鄭目錄十一篇略有分別子細不可委知熊氏云十篇鄭可具詳依別錄十一篇所有賔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有魏文侯乃次賔牟賈師乙爲末則是今之樂記十一篇之次與別錄不同推此而言其樂本以下亦雜亂故鄭略有分別案熊氏此說不與皇氏同 樂者爲同者此言樂論之事謂上下同聽莫不和說也禮者爲異者謂尊卑各別恭敬不等也此章凡有四段自此至民治行矣爲第一段論樂與禮同異將欲廣論先論其同異也自樂由中出至天子如此則禮行矣爲第二段論樂與禮之功論同異旣辨故次宜有功也自大樂與天地同和至述作之謂也爲第三段論樂與禮唯聖人能識旣有其功故宜究識也自樂者天地之和至則此所與民同也爲第四段論樂與禮使上下和合是爲同也禮使父子殊別是爲異也 同則相親無所間別故相親也異則相敬有所殊

別故相敬也　樂勝則流禮勝則離者此明雖有同異而
又有相須也勝猶過也若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
尊卑之敬若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
之愛唯須禮樂兼有所以爲美故論語云禮之用和爲貴
是也　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者合情謂樂也樂和其
內是合情也飾貌謂禮也禮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與
心半二者無偏則是禮樂之事也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
者義宜也等階級也若行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矣
樂文同則上下和矣者文謂聲成文也若行樂文采諧
同則上下各自和好也　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者謂所
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是好惡著則賢與不肖自然分別
矣　刑禁暴者謂用刑罰禁止暴慢也　爵舉賢者謂用
爵以舉賢良也　則政均矣者刑爵得所政教均平矣刑
者則愼罰爵者則明德　仁以愛之者謂王者用仁以愛
民也　義以正之者謂王者用義以正惡矣　如此則民
治行矣者言用仁用義則民治行也此經凡有五事各以

矣結之從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是其一也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是其二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是其三也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是其四也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是其五也樂由中出和在心也禮自外作敬在貌也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文猶動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至猶達也行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

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賓協也試用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禮樂自內自外或易或簡天子行之得所則樂達禮行 樂由中出者謂樂從心起也 禮自外作者謂禮敬在外貌也樂由中出故靜者行之在心故靜也 禮自外作故文者禮肅人貌貌在外故云動也庾云樂成在中是和合反自然之靜禮節在貌之前動合文理文猶動也 大樂必易者朱弦而疏越是也 大禮必簡者玄酒腥魚是也 樂至則無怨者至謂達也行也樂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矣 禮至則不爭者禮行於民由於謙敬謙敬則不爭也 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者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爲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禮樂故云禮樂之謂也 暴民不作此下至樂達矣偏舉樂之功前云樂達則無怨故致此以下之功也暴民謂凶暴之民不作謂不動作也如此則樂達矣者由樂和故至天子不怒以致前

事是樂道達矣天子如此則禮行矣者天子若能使海內如此則是禮道與行矣樂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禮云天子如此樂不云天子者樂既云天子不怒故略其文不復云天子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和故百物不失不失其性節故祀天祭地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教人者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傳曰若敖氏之鬼然則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

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沿或作緣故事與時並舉事在其時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名與功偕爲名在其功也偕猶俱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各因其得天下之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與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顯著　大樂與天地同和者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大樂與天地同和也　大禮與天地同節者天地之形各有高下大小爲限節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大禮與天地同節也　和故百物不失者以大樂與天地同和能生成百物故不失其性也　節故祀天祭地者以大禮與天地同節有尊卑上下報生成之功故祀天祭地　明則有禮樂者聖王既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顯明之處尊崇

禮樂以敎人　幽則有鬼神者幽冥之處尊敬鬼神以成物也　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者聖人若能如此上事行禮樂得所以治天下故四海之內會其敬愛以行禮得所故四海會合其敬行樂得所故四海之內齊同其愛矣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者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也　樂者異文合愛者也者宮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也　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者禮樂之狀質異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是同以其致治情同故明王所以相因述也言前代後代同禮樂之情因時質文或有損益故云以相沿也沿謂因而增改也故事與時並者事謂聖人所爲之事與所當時而並行若堯舜揖讓之事與淳和之時而並行湯武干戈之事與澆薄之時而並行此一句明禮也　名與功偕者名謂樂名偕俱也言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而俱作也若堯之大章舜之大韶堯章明之功舜紹堯之德及禹湯等樂名皆與功俱立也此一句明樂聖王雖同禮樂之情因而脩

述但時與功不等故禮與樂亦殊 注 言順至其數 正義曰天地與陰陽生養爲氣樂有六律六呂調和生養是順天地之氣解經同和也云與其數謂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高下其數不同故云與其數解經同節也 注 成物有功報焉 正義曰言天地春夏生物秋冬成物獨云物者對則生成有異揔而言之生亦成也故云成物有功下注云助天地成物是也 注 易曰至之鬼 正義曰引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者易上繫辭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注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遊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之神物生所信也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二者之情其狀與春夏生物秋冬終物相似云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案大戴禮五帝德篇云宰我問孔子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云春秋傳曰若敖氏之

鬼引春秋者宣四年左傳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初生令尹子文請殺之其父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云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者則黄帝是也言聖人氣強能引生萬物故謂之神云賢知之精氣謂之鬼者則若敖氏是也氣劣於聖但歸終而已故謂之鬼熊氏云繫辭鬼神者謂七八九六自然之鬼神又聖人賢人鬼神與自然鬼神俱能助天地而成物故鄭揔引之也又鄭注祭法七祀謂鬼神司察小過引此幽則有鬼神然則有天地自然之鬼神有聖人賢人之鬼神有七祀之鬼神崔氏云明人君及臣生則以禮樂化民死則爲鬼神以成物此唯據聖人賢人之鬼神也與鄭引易繫辭不合其義非也 注 沿猶至知也 正義曰五帝三王同用禮樂是因也就而損益是述也故引論語損益之事以解之損益者則下文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是也 故

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

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述謂訓其義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器之與文并述作之體綴兆舒疾者綴謂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謂位外之營兆也　周還裼襲者周謂行禮周曲迴旋也裼謂袒上衣而露裼也襲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裼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者下文云窮本知變樂之情若能窮盡其本識其變通是知樂之情也下文云著誠去僞禮之經也若能顯著誠信棄去浮僞是

知禮之情也凡制作者量事制宜既能窮本知變又能著誠去僞所以能制作也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者文謂上經云屈伸俯仰升降上下是也述謂訓說義理既知文章升降辨定是非故能訓說禮樂義理不能制作禮樂也　作者之謂聖聖者通達物理故作者之謂聖則堯舜禹湯是也　述者之謂明明者辨說是非故脩述者之謂明則子游子夏之屬是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　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　言法天地也　過制則亂過作則暴　過猶誤也暴失文武之意　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者調暢陰陽

是天地之和也 禮者天地之序也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也 樂由天作者樂主於陽是法天而作也 禮以地制者禮主於陰是法地而制言法天地也 過制則亂者過謂誤也唯聖人識合天地者則制作禮樂不誤若非聖識則必誤誤制禮則尊卑混亂也猶地體誤則亂於高下也 過作則暴者謂違暴失所若過誤作樂則樂體違暴失文武之意謂文樂武樂雜亂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 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 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質猶本也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

疏 正義

曰此一節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爲有異　論倫無患者樂主和同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是樂之情　也言樂之本情欲使倫等和同無相損害也　欣喜歡愛樂之官也者官猶事也賀瑒云八音無諧使物歡欣此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害故爲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爲樂事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者謂內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者外貌莊敬謙恭謹愼是禮之節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明樂也　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此明禮也若通而言之則禮樂相將矣　則此所與民同也者言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等與民共同有也前經論樂之情樂之官禮之質禮之制是先王所專有也言先王獨能專此四事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

其功大者其

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辯徧也）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言其有損益也）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侉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略）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敦厚也）

疏 正義曰此章是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章也章中明王者爲治必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也案鄭目錄云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記者以樂禮第三言鄭目

録當是舊次未合之時此今所列或記家別起意意趣不同故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者功成謂天子功業既成治定謂民得王教尊卑位定也然功成治定俱是一時但所斷義各有異也故分言耳功成作樂者王者先王之功由民所樂故功成命而作樂以應民所樂之心猶如民樂周有干戈而業成故周王成功制干戈之樂也治定制禮者禮以體別爲義今治人得體故制禮應之如周王大平乃制禮也樂云作禮云制者作是動用制是裁斷禮是形化故言制樂是氣化故言作亦相互也白虎通云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也禮者陰也繫制於陽故云制也治定謂教民從化若用質教民治定者則制禮省略也若用文教民而治定者則制禮繁多也其法雖殊若大判而論則五帝以上尚樂三王之世貴禮故樂興五帝禮盛三王所以爾者五帝之時尚德故義取於和同三王之代尚體故義取於儀別是以樂隨王者之功禮隨治世之教也　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者辯徧也夫禮

樂必由其功治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若以一代而言則武王功治尚小故禮樂未得備徧至周公功成治大故禮樂應之而備也若異代言之則堯舜功大治辯樂備禮具若湯武比於堯舜則功小治狹樂不備禮不具也樂備謂文德備具不備謂干戚之舞矣禮具則血腥而祭不具謂孰亨而祀言禮樂之體皆以德爲備具也

干戚之舞非備樂也者言周樂干戚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　孰亨而祀非達禮也者言後世孰亨牲體而祭祀非如五帝之時血腥之達禮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者沿因也五帝旣先後殊時不相共同用一樂也　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者三王前後異世不相共襲因一禮也若論禮樂之情則聖王同用也故前文云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遞損益有殊隨時而改故云不相襲也　樂極則憂者樂人之所好害在淫侉若極而不止則必至憂慼也　禮粗則偏矣者偏謂倦略禮者人之所勤言人不能勤行於禮好生懈倦則致粗略偏謂

不同備也　及夫敦樂而無憂者敦厚也厚重於樂知足則止而無至於憂也　禮備而不偏者行禮安靜委曲備具不至勤苦倦略能如此者其唯大聖乎言大聖之人能行禮樂如此也 注 功成至作樂　正義曰功成治定同時耳者謂一時之事若周公攝政六年是也云功主於王業者功謂王業之功樂者聖人所樂發揚已之功德故云功成作樂云治主於教民者治定謂治人安定使上下有序禮者主於施下明下之從順故治定制禮也 注 樂以至善也　正義曰鄭之此注據異代此經云干戚非備樂明以文德爲備故云若咸池者下文云咸池備矣是也引論語舜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干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其體美矣下文説大武之樂是也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 注 達具至臭也　正義曰案禮運云薦其血毛謂上古也腥其俎孰其殽謂中古也退而合亨謂三王也是上代質用血腥次代文用

亨孰故引郊特牲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以結之是卑者爓孰尊者血腥尊者禮具卑者不具然三王之世禮文煩多五帝之時禮文簡略今以上世爲具禮下世爲不具禮者禮之所具在於德上代禮文雖略德備具也下代禮文雖煩德不具也故前文云大禮與天地同節故下篇云無體之禮是其具也 注樂人至倦略 正義曰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侉若樂聲之作人聽而不厭是人之所好好而不止放蕩奢佚故害在淫侉若朋淫於家俾晝作夜物極則反樂去憂來又煩手淫聲慆堙心耳則哀痛生也云禮人之所勤也者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是所勤也勞而不堪有司跛倚是害在倦略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爲異也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樂爲同也 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

於樂義近於禮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循之也鬼神謂先聖先賢也　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官猶事也各得其事

疏　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宜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者以天高地下不同故人倫尊卑有異其間萬物各散殊塗禮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制行矣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言天地萬物流動不息合會齊同而變化者也樂者調和氣性合德化育是樂興也樂主和同故云興禮主異故云行此樂與與禮行相對樂云興禮加制字而云禮制行者禮以裁制為義

故特加制樂以興作爲本故不云制也　仁近於樂義近於禮者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也義主斷割禮爲節限故義近於禮也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者率循也言樂之爲體敦重和同因循聖人之神氣而從於天也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者居謂居處也言禮之爲體殊別萬物所宜居處鬼之所爲而順地也樂所以率神者聖人之魂爲神樂者調和其氣故云率神禮所以居鬼者賢人之魄爲鬼禮者裁制形體故云居鬼居者亦率循之義變文爾　禮樂明備天地官矣者官猶事也言聖人能使禮樂顯明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利矣　注敦和至賢也

正義曰敦和樂貴同也者謂敦重於和由其貴同故知敦則貴也和則同也敦和與別宜相對者別宜謂分別其所宜明敦和是敦重其所和也云別宜禮尚異也者樂言敦和樂貴同也禮言別宜是禮尚異也云居鬼謂居其所爲亦言循之也者居鬼謂居處之所爲居處則依循之義也故云亦言循之也與率神不異故言亦云鬼神謂先聖

先賢也者鬼則先賢神即先聖聖人魄強能神通變化樂者清虛無體亦能變化故云率神也賢人魄弱但歸處居仵有形上下之禮亦有體依循鬼之尊卑故云居鬼也賀云以爲居鬼者居其所爲謂若五祀之神各主其所造而受祭不得越其分是不變化也五祀之神造門故祭於門造竈故祭於竈故云居義亦通也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卑高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象光耀也

形體貌也【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禮樂云廣明禮樂之功包天地之德各隨文解之此天尊地卑一經明禮爲天地之別也　卑高已陳貴賤位矣者卑謂澤也高謂山也山澤列在天地之中故云已陳也貴賤即公卿以下象山川而有貴賤之位也所以鄭云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故鄭注周易云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　動靜有常小大殊矣者動靜謂雷風也動散有常故云常也小大謂萬物也小謂草木春生秋殺及昆蟲夏生冬伏者大謂常存不隨四時變化變化不等故云殊也鄭注易云動靜雷風也而鄭此云陰陽用事者亦得會通也方以類聚者方謂走蟲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　物以羣分者物謂殖生若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於藪澤者也鄭注易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而此注云方謂行蟲物謂殖生者言二注不同各有以也類聚稱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物者謂殖生無心靈但一物而已故云物也　則性命不同矣者性生也各有嗜好謂

之爲性也命者長短夭壽也行殖之物旣稟大小之殊故性命天壽不同萬物各有羣類區分性命之別聖人因此制禮類族緣物各隨性命也　在天成象者馬融王肅注易並云象者日月星鄭注易云成象日月星辰也注此云象光耀也　在地成形者馬融注易云植物動物也王肅注易云山川羣物也鄭注易云謂草木鳥獸也注此云形體貌也案此三者所注雖異其意皆同　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者合結禮也天地有別聖人制禮有殊別是從天地之分別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齊讀爲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

地氣上齊者齊升也謂地氣上升天天氣下降者謂降下與地氣交合積氣從下升在樂象氣故先從地始形以上爲尊故先禮象形從天爲初　陰陽相摩者摩謂切迫陰陽二氣相切迫　天地相蕩者蕩動也言天地之氣相感動　鼓之以雷霆者雖以氣生而物未發故用雷霆以鼓動之　奮之以風雨者萬物得風雨奮迅而出也　動之以四時者言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　煖之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煦之自鼓之以雷霆至煖之以日月皆以天地相蕩之事細別言之耳　而百化興焉者百化百物也與生也百物化生由天地齊降以下諸事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者此結樂也言作樂者法象天地之和氣若作樂和則天地亦和前經云禮者天地之別言制禮者法象之也若制禮得所亦能使天地別異此經樂者樂之和則是法天地之和氣故云樂者天地之和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

情也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疏此一經明天地不時由禮樂失所 化不時者謂天地化養不得其時則不生物也此明樂所以調和變化故也 男女無辨則亂升者升成也辨別也若男女雜亂無別則亂成也此明禮之所以別男女故也 天地之情也者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物生不得其時則物不生是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女有別則治與男女無別則亂成是地之情也皇氏云天地無情以人心而謂之耳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 著不息者天也著

不動者地也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間謂百物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

疏 正義曰此一節盛說禮樂之大　極乎天者極至也言禮樂上至乎天　而蟠乎地者蟠委也言禮樂下委於地禮法天地高下是禮至委於天地樂法地氣上升天氣下降是樂至委於天地天高故言至地下故言委　行乎陰陽者禮法動靜有常樂法陰陽相摩是禮樂行乎陰陽陰陽和四時王燭應於禮樂是禮樂行乎陰陽　而通乎鬼神者禮樂用之以祭鬼神是通乎鬼神也　窮高極遠者窮盡也高遠謂天之三光三光應禮樂而明是禮樂盡三光之道也　而測深厚者測知也深厚謂地之山川山川應禮樂而出瑞應是測深厚此經盛論禮樂之大原雖取象於天地功德又能徧滿於天地之間禮運

云天降膏露是極乎天也地出醴泉是蟠乎地也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是行乎陰陽也作樂一變以至六變百神俱至是通乎鬼神也孝經緯云景星出是窮高極遠也禮運云山出器車魚鮪不淰是測深厚也言禮樂無所不至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者言樂象於天天爲生物之始著猶處也是樂處大始禮法於地言禮以稟天氣以成於物故云禮居成物著與居相對故注以著爲處也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者著謂顯著言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案易乾象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顯著養物不移動者地也故坤卦彖云安貞吉言樂法於天動而不息禮象於地靜而不動　一動一靜天地之閒也者動者或一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靜者或一物安伏而止靜感地之陰氣也天地之閒也者言此一動一靜在天地之閒所有百物也動則周禮動物及雷風日月之屬是也靜則植物山陵之屬是也　故聖人曰禮樂云者云言也謂禮樂所言法天地也記者引聖人語證此

一章也言聖人云此一章是禮樂法天地故言聖人曰禮樂云 注樂靜至間耳 正義曰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釋禮樂所以亦是天地之間物義也若離而言之則樂靜禮動若禮樂合用事則同有動靜故如天地之間物有動靜也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七